



朱砂

玉芳华
著

青梅竹马的敌国公主

红颜薄命

化作

一颗朱砂

烙在他的心底

冷静睿智的清丽佳人

忍辱负重

能否成为

他相伴一生的执手之人？

剥生砂

玉芳华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剔朱砂 / 玉芳华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4. 11

ISBN 978-7-5125-0736-4

I. ①剔… II. ①玉…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9838号

剔朱砂

作 者 玉芳华
责任编辑 赵 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8印张 254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736-4
定 价 36.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1551 传真: (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 //www.sinoread.com

合卺初饮娇颜醺，
对影菡萏邀明月。
皎皎夜色凉，
始知君心寒。
林花春意满，
难解西风恨。
鸾镜叹朱颜，
问情何处归？

目 录



第一章 新嫁娘 /001

算计成殇 /001

魅影重重 /011

第二章 女儿娇 /035

寒云乍变 /035

如花美眷 /055

第三章 风满楼 /062

雨疏风骤 /062

步步为营 /079

西风愁起 /087

春日凝妆 /096

第四章 剔朱砂 /121

得之失之 /121

离恨还生 /139

第五章 蜀郡行 /152

别来春半 /152

归梦难成 /161

蔷薇深处 /172

第六章 花弄影 /180

似海心机 /180

素弦声断 /191

逼他就范 /200

第七章 声声慢 /210

以身犯险 /210

负你残春 /222

休门惊魂 /231

桃源望断 /243

第八章 长相知 /254

此恨无数 /254

决战蔷薇花海 /273

第一章 新嫁娘



算计成殇

檀木梳妆镜前，林月来身穿嫁衣端端而坐，听着全福夫人一边为她梳着头，一边轻声说着：“一梳梳到头，富贵不用愁；二梳梳到头，无病又无忧；三梳梳到头，多子又多寿；再梳梳到尾，举案又齐眉……”

林月来不禁莞尔一笑，眼底里满满的都是幸福……她真的要嫁给瑾王，成为他的妻子了！谁都知道，在云昭国，瑾王楚云破是除了皇帝楚云逸之外，又一个神一样的存在，更难得的是他无论对谁都是一副谦谦君子的姿态，因此也成为云昭贵族名媛挑选夫君的理想人选，只是没有想到，这么优秀的男子竟然会派人到林府提亲，求娶她。想到这里，林月来只觉得自己十分幸运。

恰在此时，就听雕花木门被轻轻推开，林月来顺着声音望过去，只见父亲林则栋缓缓迈过门槛走进来。林月来见状忙要迎上前，却见林则栋摆了摆手，示意她坐下，林月来只得回到梳妆镜前，接着就听林则栋问起全福夫人：“小女的发式梳好了吗？”

“梳好了，”全福夫人看看眼前的林月来，转过身笑着说道，“林小姐生得真是俊俏，从前我也给别的小姐梳过头，可是只有林小姐能将这双环望仙髻和紫薇妆衬得如此好看，一会儿王爷见了定是喜欢得紧。”

听了全福夫人的话，林则栋的眼底闪过一丝异样，但又瞬间恢复正常，他笑着应酬道：“辛苦李夫人了，”说罢对着门外一声吩咐，“来人，请李夫人去前厅用餐。”

李夫人跟着仆人出了林月来的闺房，雕花木门被徐徐阖上的时候，林月来只觉得外间的繁华瞬间被隔断，她看向林则栋，只觉得父亲今日有些异常，一番思量之后，林月来轻声问道：“父亲，您怎么了？”

林则栋心底本有千言万语，可被女儿这么一问，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此时的他十分犹豫，一方面他并不愿意告诉林月来事情的真相，另一方面事已至此，如果林月来还不知道真相，以后的日子肯定会十分难过，想来想去，林则栋只得趁着迎亲的队伍还没到，向林月来说明事情的缘由。

他端详着眼前一脸疑惑的女儿，叹了一口气，郑重其事地嘱咐道：“月儿，你一定要记住——决不能爱上楚云破！”

林月来被林则栋的话吓了一跳，当场愣住，她不明白自己马上就要与楚云破成亲了，一向沉稳有度的父亲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这样说呢？

林月来的反应，林则栋早已预料到，他很清楚自己的女儿虽然对什么事情都不太计较，但却绝对是一个有主见的人，要想说服她只能摆出事实，讲明道理。

想到这里，林则栋缓缓解释道：“世人都道‘楚云破是谦谦君子’，可是为父却很清楚，楚云破的谦和只是表象，”说到这里，林则栋故意一顿，看一眼林月来，见她正认真地听着，林则栋点点头，继续说道，“为父与楚云破一个为皇帝打理云昭财富，一个为皇帝平衡皇室与朝廷的关系，为父在明，楚云破在暗，别的不说，就拿当年皇帝登基之时，朝廷起初议论纷纷，谁知一夜之间那些反对皇帝即位的人竟然纷纷改变说辞，第二天全都恭贺新皇登基——楚云破的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林月来听了林则栋的话微微一愣，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一定是想说楚云破当年用非常手段镇压了反对楚云逸登基的那些人，是个阴险之人，可是林月来对此并不这样看，她觉得楚云逸本来就是先皇嫡子，理应继承皇位，却被当时的虞贵妃处处阻挠，好在有楚云破关键时刻力挽狂澜，而事实也证明当初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楚云逸登基之后摒弃门阀制度，重用寒门子弟，大兴农工，短短四年就令云昭国力为之大振。

这样想着，林月来替楚云破辩解道：“女儿觉得瑾王当初那样做是对的，这跟他是不是‘待人谦和有礼’没有关系，当时的情况他本来就应该坚决果断地处理。”

见林月来丝毫没有意识到楚云破的危险，林则栋有些着急，他顾不得许多，开门见山地反问道：“那么你觉得楚云破为什么会娶你？”这句话如果是问别的闺阁女子，定会惹来一通眼泪加误会，可是林则栋知道他的女儿不会如此弱不禁风。

果然就见林月来听了问话微微一愣，接着陷入沉思……是啊，她与楚云破之前并不认识，而且她也并不是那种十分突出的女子，虽说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却绝算不上云昭数一数二的才女，那么楚云破怎么会注意到平凡的她呢？林月来百思不得其解，缓缓调转视线看向林则栋，不确定地问道，“父亲的意思是瑾王娶女儿另有原因？”

见女儿对情势的推测还算准确，林则栋稍微松了一口气，他看着林月来郑重其事地点点头，陷入回忆：“大约五年前，楚云破派人来借天星子，为父当时并不在府里，回府后听说此事，立刻就要安排秦管家去瑾王府送天星子，却不料听下人禀报说先后身边的魏公公来了，而且还带来了懿旨，更加令为父没有想到的是懿旨上明令禁止为父‘将天星子借给瑾王’，同时一再强调‘如果因为此事拖累了豫章王楚云逸入主东宫’，先后一定不会放过为父。于是，为父只得找个托辞推了瑾王楚云破。事后为父也曾暗中派人打听瑾王究竟要用天星子救什么人，可是除了知道那个人是一名女子之外，其他的一无所获。”

“竟然是这样！”听了林则栋的话，林月来微微一怔，她没有想到楚云破与林府还有这么深的过往。天星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解毒圣药，几乎可解百毒，因此林府视之为镇宅之宝，楚云破既然来借，一定是要救一位十分重要的人，而林则栋却因为先后的授意婉拒了他，那么那位急等解药的女子一定是凶多吉少……想到这里，林月来心底升起一阵不好的预感：楚云破该不是为了报复当初林府不借给他天星子而娶她的吧？

觉察到林月来脸色的变化，林则栋知道她一定是猜到了楚云破娶她的

原因，只是出乎林则栋的意料，林月来除了脸色极其严肃之外，其他的没有任何异样。这让林则栋有些担心，生怕女儿被突如其来的事实吓懵做出什么傻事。

于是，林则栋急忙从怀中拿出一枚戒指给林月来戴上，一边戴，一边说：“月儿不要怕，这里面是假死药，你姑且先嫁过去，如果日子实在太难过，就托人捎句话回来，为父一定想办法接你出瑾王府！”

出乎林则栋的意料，林月来听了这句话，连忙摇摇头说道：“不——不到活不下去的地步，女儿绝不离开瑾王府。”

这句话林月来是慎重考虑才说出来的，她自幼丧母，在家中排行最小，林则栋待她可谓是百依百顺，捧在手里怕丢，含在嘴里怕化，她怎么能让林则栋年过半百还为她操心呢？再说了楚云破如果是蓄意报复，就不可能轻易让她离开瑾王府，一旦她贸然动用假死药，被楚云破查出来，肯定会给林则栋甚至整个林府带来灭顶之灾，她不能这么自私！

瞥见林月来眼底坚定的眼神，林则栋知道再说下去已是无益，只得叹了一口气，缓缓嘱咐道：“月儿不用担心为父，为父会好好保护自己，只是你，到了王府，凡事不要太委屈自己。”

听出林则栋话语里的牵挂，林月来不禁泪如雨下，只觉得悲伤细细密密地扑过来：但凡女子出嫁，谁不是满心欢喜地盼望着即将到来的幸福，可是她却注定与这幸福无缘，而这一切的源头不过是她父亲的无心之失，她未来夫君的蓄意报复，想到这里林月来只觉得前途一片渺茫。

被林月来眼底的茫然牵扯着，林则栋陷入沉思，片刻之后，突然想起什么，疾步走到云纹翘角柜前，打开柜子，一阵摸索后，拿出一个沉香木盒，走到林月来面前。

看着林则栋手里的盒子，林月来止住哭，扬起头望向父亲，疑惑地问道：“这是？”

“这就是那株天星子，”林则栋一字一顿地说道，“既然所有的事情都因它而起，为父现在就将它交给你，希望你终有一天守得云开见日出！”说罢缓缓递过盒子。

林月来看着眼前深褐色的盒子，又看看满脸沧桑的林则栋，小心翼翼地接过来，她知道盒子里不仅装着解毒的圣药天星子，更承载着父亲对她的祝愿——希望她有一天能解开瑾王府与林府的毒！

恰在此时就听门外响起一阵敲门声，紧接着就是林月来的贴身婢女禾子焦急的呼喊：“小姐，瑾王府迎亲的人马上就要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听了禾子的话，林月来收起天星子，对着门外吩咐道：“先进来吧。”

刚刚迈过门槛的禾子，见林则栋也在里面，不禁一阵惊讶，接着又瞬间恢复平静，俯下身禀报道：“启禀老爷，瑾王府的人已经过了馨香苑，再过一刻钟就会来到小姐这里。”

听到这里，林则栋的脸色微暗，他沉思片刻之后，缓缓问道：“迎亲的人是谁？瑾王亲自来了吗？”

“是瑾王本人。”禾子很肯定地答道。

屋子里瞬间陷入平静，片刻之后，只听林则栋沉吟道：“他倒是面子上的事情做得很好，不但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都亲力亲为，连迎亲也安排得周全。”

听了林则栋的话，林月来不禁五味杂陈，只是不等她有任何反应，就听苑子里响起一阵喧闹声，紧接着那声音越来越近，快到门口时，声音突然停下来，接着就听一位男宾吆喝道：“劫扇咯……”

林月来猛地回过神，事到如今无论她有什么样的想法，这场婚礼都必须继续下去了，只见她顿了顿，念出劫扇诗：“君既备六礼，未知才学如何，欲要此门开，须把诗来对。”听见门外瞬间悄无声息，林月来继续说道，“既是高门君子，贵胜英流，不审来意，有何所求？”

此言一出，门外立刻热闹起来，大家都想听听瑾王会说些什么，屋里的林月来更是紧张，她很担心瑾王这个时候为难她。出乎意料的是门外很快响起了应答：“闻君高洁，故来相投，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样的说辞让林月来有些动容，她一方面沉浸于那磁性的声音，另一

方面又被诗中的情谊所诱惑，刹那间，林月来细细密密的心防被击开一道缝隙。

就在她微微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林则栋已经给她戴上了红盖头，接下来就是被众人搀扶着踩过麻袋，一路上林月来只觉得自己仿佛身在梦中，恰在此时就听一声“起轿了”，林月来顿时清醒过来：真的就要开始了吗？楚云破……我究竟该怎样面对你？

一路的吹吹打打，一路的热热闹闹，好不容易到了瑾王府。等拜了天地，林月来被送入洞房时，已经时至中午，接下来楚云破要应付宾客，林月来只能独自一人安静地等待。

洞房里，外间的喧闹时隐时现，林月来的心也时沉时浮，终是一阵“咕噜”声打破沉默，林月来对着禾子说道：“去把桌子上的点心和水拿过来——实在是太饿了。”

其实不用林月来吩咐，禾子已经端着糕点盒和水杯来到她跟前，在林月来身边伺候多年，禾子很清楚，自己这位主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能被饿着，人家是有“起床气”，她这位主子绝对有“饿饭气”。

见林月来吃了三块儿桂花糕，又喝了一杯补益茶，脸上的不耐明显消失，禾子这才接过杯子，小心翼翼地说道：“小姐，那个神秘人又送来东西了。”

“什么？”林月来明显一愣，沉思片刻，缓缓说道，“他不是每年快到我的生日才送过来东西吗？怎么今年提前了？”说罢，略作思量，接着追问道，“东西送来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那个人说‘这一次祝小姐新婚快乐’。”禾子大气也不敢出地转述着原话，然后果断闭嘴，不用她猜也知道自己主子接下来的反应了。要知道林月来向来喜欢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可是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自主的人，却一直以来不但被人知道了生日，而且还知道了结婚的日子，似乎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窥视，林月来当然会很不舒服。

不过出乎禾子的意料，林月来竟然不怒反笑，只见她蛾眉微蹙，“嗤”地笑了一声，说道：“他知道的还挺多嘛，不知道这一次又送来了

什么？”说罢，林月来看向禾子，问道，“东西带过来了吗？”

“带过来了。”禾子一边回答着，一边从袖口取出一个小盒子递上来，顿时一阵淡淡的香味弥漫开来。

嗅到这抹香气，林月来瞬间一惊，忙接过盒子，仔细看起来，倒不是盒子有多贵重，相反盒子看起来其貌不扬，甚至有些粗糙，但林月来却越看神情越凝重——除了林府的人，不会再有其他人知道她喜欢桂花！但是这个盒子却是用桂花树的木材做的，这个神秘人究竟知道多少事情？

想到这里，林月来迅速打开盒子，只见里面躺着一枚金钥匙式的发钗，看上去似乎是饰品似乎又不是。林月来不禁拈起发钗，正要细细端详，就瞥见盒底还附着一张纸片。林月来忙打开纸片看起来，只见上面潦草地写着一行小字：发钗赠佳人，事急发信号，吾见信号后，必救尔脱险。

看来还是一个可以护身的好东西！联想到自己以后可能出现的状况，林月来决定暂时收下这份礼物。只见她拿起发钗细细打量，果然在顶端的钥匙部位发现了一个突起，林月来好奇地用手指轻轻触碰，只觉得它有可能会动，忙停了动作，暗暗推测道：看来这就是那个发信号的机关了——做工倒是精巧！林月来这样想着，将发簪插入云鬓。

恰在此时就听走廊上响起窸窣窸窣的脚步声，紧接着就见一位婢女缓缓走进来，对着林月来俯身说道：“启禀王妃，王爷说今天晚上有事情，请王妃先睡。”

“知道了，你退下吧。”林月来微微一惊，脸上却没有丝毫异样，反而颇为平静地吩咐着。只是当雕花木门阖上的瞬间，林月来只觉得心头凉了半截：看来楚云破已经开始报复了。

一旁的禾子见林月来恍然失神，忍不住抱怨道：“瑾王这是什么意思？大喜的日子不来洞房……他以为他是王爷就了不起了，我们老爷还是云昭首富呢……”

“好了，”林月来疾声打断禾子的话，说道，“以后这些话不要再提！”

被林月来喝住，禾子停住说话，可还是有些愤愤不平，她张了张嘴，终是忍不住嘀咕道：“瑾王这样做，小姐多尴尬，被外人知道了，还以为小姐不好呢。”

知道禾子是真心替她着急，林月来缓和了语气说道：“别人怎么说，我们管不着，眼下最要紧的是我们不能被瑾王抓住任何错处。”

说到这里，林月来陷入沉思：瑾王一心为难她，怎会放过抓住她错处的机会？以后的日子怕是会步步惊心吧……

此时，如水的月光洒在她的脸上，衬托着她的脸色越发苍白。自从早晨离开林府，林月来便滴水未进，虽然刚才吃了些点心，可仅仅靠那几块儿桂花糕和一杯补益茶怎么能果得了腹？此时此刻林月来又饿又累只觉得身子都要散架了，她真的很想换下嫁衣直接睡到床上——楚云破不来就算了，她还得养精蓄锐应付以后的事情呢！

这样想着，林月来就要脱下嫁衣，却在不经意间触碰到袖子里的沉香木盒，不禁脸色一沉，心中的最后一丝侥幸瞬间被掐灭：楚云破连面都不见就直接开始报复，看来他果然是筹谋已久啊！联想到之前林则栋提到的那位女子，林月来突然十分好奇：是什么样的女子让楚云破这样一位心思极重的男子动了情呢？

林月来沉沉而思，禾子见状不忍心打扰她，便蹑手蹑脚地打开房门出了屋子。当她来到屋外时，突然发现门口除了她竟然没有其他婢女，禾子不禁一阵生气：这瑾王府也太目中无人，连守在洞房外的仆人都都不安排，未免也太不把林府当回事了，既然如此，当初又为什么要三媒九聘地来林府提亲？对于这个问题，禾子怎么也想不出答案，最后竟然听起虫儿的啼鸣。

高墙内，喧闹褪去，夜色密密匝匝地涌上来，渐渐变成了一张网，似乎要将所有人卷入其中。禾子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便走到不远处的长椅上坐下，不知不觉也睡着了。

屋子里，林月来的眉头忽地皱起，半梦半醒之间，她仿佛看见窗户上有一个黑影一闪而过。

“谁？”林月来大喝一声，追了出去，只见那个黑影跑的并不快，从身形和动作来判断似乎是个女子。

眼看林月来就要追上，那个黑影却一闪，瞬间不见踪影。林月来只得站在原地四处张望，却在不经意间嗅到一阵桂花香，借着月光望过去，只见不远处有一片桂花林，联想到黑影可能消失的地方，林月来揣测道：不会是躲进林子里去了吧？

这样想着，林月来走进桂花林，谁知林子并不大，横穿过去，一秒钟便能出来。林月来走出桂花林，只觉得眼前忽地一亮，当她继续往前走时，突然发现前方出现一方荷塘。

月色中，莲花摇曳，好似一位位碧波仙子翩翩起舞，水面上偶尔反射出的月光宛若一根根琴弦和着舞蹈幽幽弹起，林月来不禁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谁知正在此时，一阵猛力从她身后传来，林月来毫无防备下，“扑通”一声落入水中。

林月来顿时慌了神，一边高喊着“救命啊”，一边用力向岸边游过去，但她身上穿的嫁衣沾了水后沉重无比，无论怎么努力都前进不了。

此时的林月来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她每一次挣扎都让自己呛更多的水，而对岸却那么遥不可及，她的身子越来越沉，呼吸也越来越不听使唤，就在她认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突然听见岸边传来一句充满磁性的话语：“拉住这根树枝！”

瞥见眼前的树枝，林月来摸索过去，用尽全力握住，接着再也使不上任何劲，只得任由对方将她拉向岸边。

好不容易停了下来，林月来知道自己安全了，这才松了一口气，忍不住抬眼望过去，只见一张白玉似的脸颊正俯视着她，不等她说话，那人已经伸出手示意要拉她上去。

林月来忙递上右手，脑海里飞快地推测起对方的身份，当瞥见那人一身红色衣袍时，林月来只觉得自己瞬间石化。

下一刻就听一阵哗啦啦的声音响起，林月来终于被救上来了，可是她的心却在下一刻跌入谷底：眼前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今天晚上根本不想

与她见面的楚云破！

显然对方也意识到这一点，只见他嘴角微微上翘，打量着林月来，厉声问道：“怎么是你？”

对于这样的问题，林月来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平心而论，她是瑾王府的王妃，出现在哪里都是正常的，可是，她这番模样，似乎的确是哪里不对劲。

这样想着，林月来决定先不吭声，听听楚云破接下来说些什么再作应答，毕竟什么都不说，顶多被治一个不敬夫君的罪，而说错了，被楚云破抓住把柄，就绝无脱身的可能。

见林月来默不作声，楚云破失去了耐性，只觉得自己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他不禁暗暗怪自己多事：好好练功就行了，干吗要跑过来救这个女人！

见楚云破也是一言不发，林月来不由得着急起来，这种等着被别人宣判的感觉本就让她难受，再加上沾了水的衣服贴在身上，又重又湿，更加让她不能忍受，如果不是眼前站着楚云破，她早就借故溜走了。

这样想着，林月来准备打破沉默，谁知她正要开口，就听楚云破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事到如今，林月来也不打算再隐瞒了，她艰难地张了张嘴说道：“刚才臣妾正要睡觉，突然看见窗户外有黑影闪过，臣妾跟着黑影追过来，就追到这里，然后不知怎么一回事，就被人推到池塘里。”

“还有这种事情？”楚云破不置可否地反问道，在他心里，半点都不会再相信林府的人，当年林则栋事事对他有求必应，偏偏在那件最重要的事情上推了他，害得他痛失所爱，这样的恨，他怎能忘记？这样的仇，他怎能不报？

觉察到楚云破的气势渐渐变得冷酷而犀利，林月来想要说些什么，却觉得说什么都是枉然。她怔怔地望着眼前的男子，突然不想急着离开——如果这样能减轻他一丝一毫的仇恨，那么就让她如此站在他的身边吧。

夜风中，一阵阵桂花香袭来，楚云破的心情也在这样的香氛中渐渐

平静，他扫一眼身边的女子，只见她面若凝脂，眉似远黛，一双深眸中满是清明。恰是这抹清明，令楚云破心头一怔，只觉得心防裂开一道细细的缝，楚云破大感不妙，立刻收回心思，狠狠地说道：“你不要以为这样就能抵消本王的恨！”

听出楚云破语气的决然，林月来微微一愣，思量片刻之后，隐隐有了猜测：他难道是想用对林府的恨来祭奠他对那个女子的爱吗？

想到这里，林月来意识到自己应该离开，如果她的出现一遍又一遍提醒楚云破曾经经历的伤痛，进而让他抓住仇恨不放，那么她还是离开的好！

于是，林月来俯下身，轻声说道：“臣妾谢过王爷的相救，时候不早，臣妾先行回去，也请王爷早些安寝。”说罢，林月来转过身，留给楚云破一道略显落寞的背影。

此时此刻，楚云破只觉得心底一片茫然——他开始复仇了，并且成功地让林月来狼狈不堪，可是，他为什么一点也不高兴呢？

魅影重重

回到新房的林月来，突然觉得身上一阵发冷，正要脱下嫁衣，就听门外响起一串脚步声，接着就是一阵哭泣：“小姐，你总算回来了！”

林月来还没反应过来，就见禾子跑了进来，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道：“都怪奴婢贪睡，没有照顾好小姐。”

被禾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模样逗笑，林月来轻声说道：“好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不料，话音刚落就结结实实地打了三个喷嚏。

禾子见状这才发现林月来浑身湿透，忙三步并作两步来到翘脚柜前，翻出林月来的换洗衣服，一边帮她换上，一边问道：“小姐，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湿成这样？”

此时的林月来只觉得尴尬极了，从小到大她都没有出过这么大的丑，还是在新婚之夜掉进池塘，林月来想想都觉得丢人，她一点也不想让别人